

(香港)林燕妮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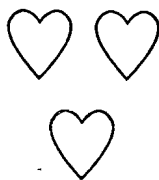
诗 四

7.5
44

远方出版社

诗 囚

林燕妮 著



1999年1月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 弋

封面设计:董 春

林燕妮作品集之:

诗 四

作 者:林燕妮 著
出 版: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社 址: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
印 刷: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
厂 址: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:7 字数:60 千
版 次: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-5,5000 册
统一书号:ISBN7-80595-113-6/I·45
定 价:9.80 元,

(如有装订、印刷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)

A

雾很重，艾洛文挽着塞满文件的公事包，在初秋的风里走着，快午夜了，他还没吃晚饭，到底，习惯了让妻子打点家里一切的男人，突地离开了家，晚饭都不晓得往哪儿吃才好。

肚子饿得咕咕作响，待会到孤伶伶的新住所用沸水冲两个杯面吃吧。

每夜在公司埋首工作到半夜三更，老板只当他勤力，却不晓得他害怕回到没人的家，独对空空四壁。

他掏出一串陌生的门匙，忘记了圆头的那条是开大门的还是方头那条。

按电梯上了十八楼，试试圆的那条，不对，插不进去，试试方的那条，也不对，再试那条六角形的，一插便进，一扭，门居然开了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客厅里有极暗淡的灯光，抬头看看吊在天花板上的五叶琉璃灯。大概是自己从昨夜到今天早上出门都忘了关上吧。

“叮”的一声，把他吓了一跳，忙把圆圆的光暗调节钮扭到最亮，赫然见到个女子熟手地把三角钢琴的弧形盖支起。

“叮”！

一根涂了鲜红寇丹的纤长白指再度把琴键按下去。

“弦索盖开了，琴音响了点，是不是？”那女子回过头来向他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艾洛文从没见过这个人。

她身穿着嫩青的雪纺晚礼服，衬得雪白的皮肤加倍亮丽，化妆淡淡的，更显得她的五官清楚分明，有种霸道的抢眼，天生的鬼斧神功，把她的轮廓雕琢得如斯出色，再含蓄也令人觉得眼前一亮。

女郎幽幽地一笑：“我本来是住在这儿的，好多年了。”

怪不得她对那大钢琴那么熟悉，艾洛文糊里

糊涂地住了两周，都没留意到那大钢琴，反正他一回家便直往睡房，早出晚归的，根本没在客厅坐过。

“怎么门锁没换过？”女郎问。

“我怎知道，这层楼是公司租的。你是业主吗？”

艾洛文看见她搁在琴椅上的一串钥匙。

“不是。”女郎轻抚着钢琴：“我三年没来了，想不到钢琴还在这儿。”

“我更加想不到会有人这么的便开门进来。”

女郎虽美，但艾洛文始终有点不高兴。

女郎温文地一笑：“对不起，钢琴仍在这儿，我还以为他仍住在这儿。”

艾洛文在她微有红丝的大眼睛中似乎看到个复杂的故事：“对不起我不是他。”

“你不是他最好，我并非来探望他，我只是想看看老地方而已。”女郎把青缎小手袋打开，把那一串大串钥匙放进去：“不再骚扰了，我走了。”

艾洛文正为那七、八条钥匙烦恼：“请等等，我才搬进来两个星期，根本弄不清楚哪条钥匙是

林燕妮作品集

开哪扇门的。还有，厨房的炉灶我也不会用。”

艾洛文的肚子咕了几声。

“饿透了，请先教我怎么开那该死的煤气炉，我连烧水都不会。”

“我也不是出色当行，但弄点简单的东西倒是会的。”女郎登着嫩青的丝缎高跟鞋走进宽敞的厨房，熟悉地按了灯掣：“怎么插电热水壶没有了？”

“什么壶？”

艾洛文习惯了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对厨房用具一窍不通。

女郎把碗碟橱柜一一打开，找来找去只找着几盒即食杯面。

再打开冰箱看看，只有吃剩半磅左右的白面包和奶油。

艾洛文的肚子毫不听话地继续咕咕作响。

女郎把红色的合金水煲放在煤气炉上，打着了火：“稍等一会儿便有热水了。”

“等多久？”艾洛文留心着学家务。

女郎咕的一声笑了：“这水煲会叫的，水一沸了便哗哗的响，我也是盲侠听声剑般烧水，从来

没留意要多少分钟，只等煲叫我。”

在等水沸的时候，女郎一一告诉他哪条钥匙开哪一扇门，艾洛文忙用自动黏贴纸写下贴在每条钥匙上。

水煲嗶嗶地叫了，女郎问：“要多少个杯面？我替你把水倒进去。”

艾洛文蛮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三……嗯……四杯吧，这么少，你若不嫌粗糙，不怕味精，请也吃点吧。”

女郎替他冲了四杯，自己一杯：“我最喜欢味精。那些人真是，在没人说味精有害之前，谁不是吃味精烧菜吃大的？一听到什么医学报告，便马上说吃了味精口渴、头晕、呼吸困难，连这些都要赶时髦。你对味精没敏感症吧？”

“没有，没选择时便没有，人就是这样犯贱的。”艾洛文吃着杯面：“以前太太烧菜，我根本没想过她有没有用味精。”

女郎恍然大悟：“呀，那我不用为你担心了，太太快搬来了吧？”

艾洛文苦笑：“吃完了才告诉你。”

林燕妮作品集

“为什么？”女郎的大眼间中有低于她年龄的天真。

“你一定帮女人的。”艾洛文很有偏见。

“不一定。我是女人，有时我连自己都不帮。”女郎幽幽之色复现粉脸：“自作自受，帮什么？我又懒得向别人解释，帮不帮悉听尊便，我才不在乎呢，反正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”

艾洛文发觉这青衣女郎是有傲骨的，他猜不透她跟从前住在这儿那男人是什么关系，听她口气，不似是夫妇。

“我的太太不会来的。我们在分居。”艾洛文说：“我提了两个箱子便离开了，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吵得屋顶几乎没塌下来。”

“不合便分了，人生就是这样。”

女郎从手袋掏出了包薄薄的香烟，燃起了一根。

艾洛文奇怪她完全不像其他女人一般劝他和妻子复合，分离对她似乎是常事，然而一提到分离她却抽烟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抽烟的，所以没有烟灰缸。”

艾洛文推过去一个空杯：“暂用这个吧。”

女郎站起身来，开了厨柜便找到支长三角形的紫水晶烟灰缸：“这是我的。”

“那你拿走好了。”艾洛文说：“反正我用不着。”

“不怕我抽烟呛着你吧？”女郎优雅地弹着烟灰。

“不怕，我不介意人抽烟的。”

艾洛文已吃到第四杯面，女郎那杯已不知不觉地吃完了。他很多个月没人陪他吃晚餐了，这美丽的女子完全不急着走，大概是可怜他吧。

他第一眼看她觉得她美得霸道，相处下来却觉得她爽快随和。奇怪的女子，既走得那么潇洒，却又是那么痴情地跑回来爱抚旧人的钢琴。

“钢琴也是你的吗？”他好奇起来。

她长长白白的手指夹着香一般幼的烟：“我不会弹琴，他会。”

“你想念他吗？”艾洛文跟她相处了才一小时，已有温暖的感觉。那个他应是个幸运的男人。

“你还没回答我为什么搬走。”女郎喷了口细

林燕妮作品集

细的烟。

“陌生人，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告诉你我的家事，总之，有一天我望着妻子的背影，我觉得我没法再跟她一块住下去了。”

女郎并不置评，亦不多问，只是随着缭绕上升的白烟悠悠地道：“他问过我，十年后，当你听见琴声时，你会认得是不是我弹的吗？我说：‘当然，你弹得不好，踩钢琴的连音踏板太多，一听便知道是你。’”

“你刚才说你不会弹琴，怎听得出来？”艾洛文对音乐没什么认识。

女郎叹了口气，香烟白滤嘴那端碰碰脑袋：“我记得太多太长久，我记得他的弹法。我不想念他，一切抛诸脑后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你离开他的。”艾洛文以为找到了同路人。

“不。怎么说呢？两个人都想跑掉，那未免不争先恐后，我礼让一点，让他先跑，别两个人一道儿塞住门口。”

女郎哈哈的笑了起来，那是幽默的笑，并非

苦涩的笑。

艾洛文奇怪：“他跑掉了应该留下你住在这儿，怎么你却说认为他住在这儿？”

女郎捺熄了烟：“细节没什么好说的，总之现在你住在这儿就是了。喏，这串钥匙都给了你吧。”

女郎把钥匙从手袋掏出来交给艾洛文，艾洛文反而若有所失的感觉。

她以后不会再来了。

他摸摸口袋，掏出张名片：“不好意思，没自我介绍，我叫艾洛文。”

女郎礼貌地双手接过，然后把名片弯弯曲曲地塞进她的小青缎手袋里，艾洛文肯定她回家便会把他的名片丢进垃圾桶。

“还未请问贵姓名。”艾洛文希望她也给他张名片。

“艾洛文先生，四禾电子公司的副总经理，我记得的。”她在把名片塞进小手袋时一瞄眼已瞥见了这许多。

“你有名片吗？”艾洛文期期地问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“相逢何必曾相识？艾先生，我没有名片的。我诚然有名字，不用客气了，收集了一大堆名字亦只不过是一大堆名字而已。”

嫩青的雪纺随着雪白的皮肤而去，他还会再见得着她吗？

B

艾洛文翌晨回到办公室，女秘书正拿着剪刀，把一段不知什么东西剪下来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艾洛文问。

秘书玉儿珍惜地把剪好的一小块文字放进钱包里：“一首诗。我没那本书，向朋友借了，影印了出来。”

“就是你们这些人影印这影印那，浪费公司纸张。”艾洛文明知这是管不来的，但不免要说上两句。

玉儿道：“我只是间中影印一张而已，有些同事，整本书的影印，四百多页呢！”

“那你就替我管一管嘛。”

艾洛文六年都没换过秘书，他是个容易相处的上司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玉儿道：“在公司里，谁想做丑人？叫总经理的秘书去管好了，艾先生，又不用你出钱，心痛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，你们这群猢猻，下班后电灯不关，冷气不关，那些支出，够你们每人加百分之一人工了。”艾洛文自问自答：“当然，谁在乎那百分之一。”

“我们在乎百分之一百，我的旧同学在银行工作，年尾收了六个月花红呢！”玉儿说。

艾洛文没好气地说：“那末你去银行打工好了。”

玉儿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想做诗人，可惜没天分。”

“做诗人会饿死的。”艾洛文一向不看诗：“即使给你十元一个字都没有用，诗能有多长？何况这些日子，每个人都忙着抢钱，还有弱智文士写诗去？”

玉儿把钱包再掏了出来，抽出两张比名片大一点的纸：“世上不可能没诗人的，你读读这两首诗。”

艾洛文看了第一张纸：“‘永恒早已碎在花中’

……看不明白。第二张你浪费了的纸‘过去的琴声’……啊，奇怪！”他失声喊了起来。

“过去的琴声”跟昨夜潜进他家里那美女的所作所为太相似了：“玉儿，这诗是谁写的？”

“石圣瑜。”玉儿答得很快。

“是男是女？什么样儿的？”艾洛文急于知道。

“作者简介说是女的，我可不晓得她是什么样儿，书中没作者照片，何况，那本书是八年前出版的。”

八年前？不可思议。他不禁问玉儿：“你们女人看了这首诗，会不会受影响去做同样的事？”

“我没有会弹琴的男朋友，一千个女人中都没有个会弹琴的男朋友，也许只是作者有吧。”

只是作者有？难道昨夜为他煮杯面的女郎就是石圣瑜？穿着名贵舞衣的女诗人？形象不符，诗人应是很穷的。

“石圣瑜很美丽吗？”艾洛文脑中老浮起青纱雪肤的情影。

“我怎知道？看诗看小说最好不要见到真人，我是石圣瑜的诗迷，她的诗给我个很美丽的感觉，

林燕妮作品集

真人可能是个二百五十磅的胖老大娘，虽然是偶像也不敢见。”

玉儿想起她的另一个男性偶像，名小说家云山，想象中他是翩翩俊男，有回在书展中碰上了，原来是个矮胖黑实的老头子。

“嗯，玉儿，两首诗都给我影一份。”艾洛文笑笑：“我都要浪费公司两张纸。”

玉儿举起一根指头：“‘过去的琴声’和‘永恒早已碎在花中’同印在一张纸上便行了，我得替公司省钱。”

玉儿很喜欢这位上司，不但毫无架子，而且工作任劳任怨，那总经理，她就是看不过眼，颐指气使，高高在上似的，主子如是，连他的秘书也狐假虎威，仰起鼻子做人。

最令玉儿不服气的，就是艾洛文写的市场分析、发展策略等等，都是以总经理的名义报上美国总部，由他签名的，全领了功。

总经理的秘书宝珍，硬是不肯打字，老说艾洛文的字体她看不懂，老是玉儿憋着一肚子气打，打好了还得送过去让总经理签名。